

有好几年了,差不多像是周报的频率,黄沂海会在微信朋友圈上传“鸿言无忌”专题式文字,内容是他儿子无忌之童言。记录自己孩子童言者不少,但是常常会遇到同样的尴尬:童言由孩子说出来很有趣,经由大人文字记录,大多乏味;写着写着自己也觉乏趣,便不再记录。黄沂海一直在写,每篇百来字,还有诸多朋友互动,我看了,常忍俊不禁。忽有一天,黄沂海写了“终结词”,才得知,他写了200篇,历经三年多。终结的原因在于孩子已是8岁。长大了,童言渐渐有忌。黄沂海做了断崖式的终结,其心中,当有依依不舍之意的。

行行,重行行

黄沂海——我想,我还是用几十年来对他的称呼更好——阿海,写得有趣有意思。他是在用他的幽默对接了他孩子的童言。童言和幽默是有殊途同归之妙的。童言并不知道自己说的话大人是会笑的,幽默则知道对方是会笑的。阿海写文章,幽默细胞是说来就来的。

如果要阿海的幽默稍作一些梳理,我以为,他是轻幽默。轻幽默犹如桌几上的小摆设,让桌儿生出了雅致和灵气。大约他儿子名字中有“鸿”字,改一字“鸿言无忌”而成自家

的专属——于阿海,是信手拈来。几十年在数字符号的金融界工作,阿海却是对文字有更多的解析;他对字与字词与词,有本能般的重组乐趣,并且总是让人会心一笑。因为我也

拷浜头

陆金生

过去江湾镇的母亲河走马塘及袁长河,其支河、小河、浜、沟、湖等如蜘蛛网般遍布。与水有关的生产、生活活动丰富多彩。于此只选其中一项活动——拷浜头,让新江湾人了解一下。那时我才十几岁,是跟着父亲去的。时间在初春,那天天气晴朗,午后有点暖洋洋的感觉。地点在大柏树不到的、今宝隆宾馆与逸仙路之间那条河浜。午后,父亲肩扛“拷斗”,手握铁锹,让我拿了脸盆、脚盆各一,随他而去。父亲卷起裤管,赤着脚走到河里,在河的北段,离纪念路三十米左右地方,用锹从两岸铲起带有草根的泥,在河中筑起一条堤坝。然后又在河的南段同样筑了一条堤坝。坝高于河水面两寸。与此同时,我也用小铁锹掘了泥土传给他,帮他加固。

接着,父亲检查堤坝牢固了,便用拷斗,把水向坝南河里拷过去。连续不断拷了半个小时,河水大多拷去了。我已能看到河底有鱼在翻动的状态。父亲又在脚旁再挖一个坑,让四周的水汇入坑中,用脸盆拷出水。十几分钟后,水基本上拷光了,父亲从泥水中抓起鱼、虾、蟹、螃蟹,也有几条黄鳝、泥鳅,丢进我手中已放了河水的脚盆里,带回家去活杀。

父亲自始至终不让我下水。捕鱼摸蟹后,还有一道工序:父亲再用铁锹在南北两处决堤,让河水继续贯通。满载而归。母亲早已为父亲准备了姜茶。洗杀的任务是母亲去完成的。虽然以小鱼小虾为主,但这些荤菜可吃上几天了。而且,家中的猫也可沾沾光了。

马尚龙

我对幽默有些偏执的定义。幽默让人笑,滑稽也让人笑,都带喜感,无贵贱之分,但是,两者且不说作用和内容不一样,甚至一个幽默感的人和一个人会说“喜话”的人,相貌上都是差别不小的。幽默的人,大多是谦恭的,最好还戴一副显示自己职业身份的眼镜,指甲修剪平整;说话中速低声,不会有脏话粗话,更不会拍案而起;有礼有节有修养之中,时不时冒出了一个幽默的“暗坏”泡泡……阿海不就是这样一个人?幽默的标配他都齐了。当然,绝非谦恭者都有幽默细胞,刻板乏味的多了。

阿海的幽默,是轻幽默,是他遣词造句的习惯——我就不用“文化底蕴”这类词语了。他的幽默之轻,在于他并不以嬉笑怒骂的杂文见长,文章的主题和类型,几乎都是不幽默的,但是他善于用轻幽默的笔调写不幽默的话题。



花好月圆 (水墨) 郑有慧

比如阿海写得最多也应是

他最得意的文章,是金融和收藏。金融是他的职业,收藏则是他个人的雅玩。通常,金融文章往往精深而枯燥,收藏文章难免有显摆之流俗,而且,阿海写金融和收藏,写的都是人的故事,一旦写人,必定关乎历史、社会、金融、美术、民俗,那就是问学问史问人。问学问史问人是沉重的,阿海有什么轻松幽默的招数?

某年3月5日,阿海晒了一张张乐平的《三毛学雷锋》的藏品,这是他在拍卖会上和另一买家竞拍中抢得的先机——实际上竞拍的赢家都是后手。阿海给自己的评语不无自嘲:这叫做“花钱学雷锋”。其实,我知道阿海喜欢三毛自有他的道理。他从小就着迷张乐平和连环画的。

阿海的收藏文章,以扇面收藏为多。我有这么一个读后印象,阿海或者是以人阅扇,或者是以扇追人。

对有交往的当代大家,阿海以人阅扇。阿海认识贺友直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他邀请贺老为工商银行宣传按揭买房

画一本《小浦东购房》连环画。由来阿海和贺老成为了忘年之交,到了可以去贺老著名的“一室四厅”咪咪小老酒的份上,阿海对贺老的为人为画都崇敬之至。阿海的第一把扇面收藏,便是贺友直的《小二黑结婚》。不过,阿海的这一把扇面,是他在2008年第四届上海扇文化博览会上,花了两万多元买下的。这就是阿海的以人阅扇了。

对吴昌硕、程十发这样的大家,阿海是以扇追人。固然,阿海早就知晓他们,但是当收藏了他们的扇面后,阿海总是再去探究他们的风范,既有历史之微,美学之深,亦有阿海之慨,有阅扇出来的美学和人文,还兼有买下藏品时银子与藏品间舍与得的纠结。问学多多而成就了学问。

我想说的是,阿海的轻幽默里有学问,倒过来说,阿海的学问带了轻幽默的节奏,于是文章就好读。

阿海的职务是银行博物馆馆长、《行家》杂志总编。作为参观者,我曾经有幸小范围听黄馆长亲自讲解,他从钱庄讲起,博物馆每一个展台展品,黄馆



球的、文化的、戏剧的。有时候还会去陕西人艺图书馆、西安师大图书馆……那几个月里,我每天的日程就是吃完早餐、带上干粮、骑自行车,去图书馆。果然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戏78届导演干部进修班。到了北京,我坐上了104路公共汽车,在棉花胡同下车。走进胡同,看到学校校舍旁的中戏图书馆——那就是我的精神绿洲!早就听说中戏图书馆是中国最好的戏剧

跟我到剧场看戏,跟我到图书馆探究竟

陈薪伊

图书馆,所以我立刻放下行李、在宿舍安顿好之后,就直奔那里……我当时任班长,也要关心每个同学的生活。从徐州来了一位其貌不扬、功课不佳的学生,小我七八岁,就是李保田。他和我一样,都是从剧团出来的,不擅长做戏剧小品,但是刚入学之际,小品是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于是,他也经常去图书馆。我俩总是最后离开图书馆的。我看书,他看画册,有时候我们还会交换阅读。不出一个学期,他就成为全班最优秀的学生。图书馆滋养了他。大家不知道的是,李保田也是一位优秀的画家、木刻家——这些能力,都是从中

这是一次突访,也是心仪已久的一次造访。

2012年的夏天,参加《边疆文学》的一次颁奖活动后,我向朋友提出来,能不能去曲靖看一看

王千缘,朋友不是书法中人,是性情豪爽之人,满口答应。接着联系曲靖的朋友,好在曲靖人无人不知

王千缘,行程就这样确定了。原以为曲靖离昆明150公里的车程,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,后来发现高速公路尚未开通,而原来的老路有几段正在修建,一路尘土飞扬,打开窗户都有些呛鼻子。到曲靖时已经快下午一点了。这个时候,我对“

王千缘,震惊的原因不是建筑本身,是

王千缘,让我震惊的是

王千缘,为媒体人,黄总编入行二十余年,写文章三十多年,足够资深了。

王千缘,意大利是产生歌唱家的地方,他人戏也颇合适。在最近于文化广场演出的《威尼斯商人》中,我还邀请了“莎翁”登台。因为,我们剧组里有一位颇为灵动、肤色黝黑的演员,让我想起了莎士比亚与黑人女孩的故事,于是我加入了这个新的爱情故事——爱是永恒的。创世纪的故事上帝,是人,是人自身。这个坚定的对人文精神的呼唤,是我在中戏图书馆里获得的。

王千缘,我在最近一版的《威尼斯商人》里融入了莎士比亚的爱情故事,这个故事也是在图书馆里获得的。我在图书馆里时常会遇到莎剧名家孙家琇老师。她看我对莎士比亚很有热情,就时常给我开小灶。有一次,我搀扶着她一起离开图书馆,此时,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——《奥赛罗》的创作动机,是莎翁爱上了一位黑人女孩,但遭到了背叛。他在极度痛苦之中,创作了《奥赛罗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两个真理。一是,写剧本一定要“张冠李戴”,真事非真人;二是必须有真挚的情感打动人,让人有创作动机。我排过好几部莎翁的戏,都会有“意外嘉宾”入戏。《哈姆雷特》上演时,翻译家朱生豪走上舞台。我从图书馆里得知,朱生豪是位报业人士。在头图随时有投弹的飞机盘旋、拖着病体的情况下,翻译了很多莎翁名剧,但是又遭遇战火,翻译手稿全部被毁,接着,他从头再来,重新写一遍——我爱朱生豪!我在国家大剧院排的另一个《威尼斯商人》的版本,邀“帕瓦罗蒂”入戏——

遥访鬯宝子

王千

王千缘,传达出圆润和细腻

王千缘,我在鬯宝子碑前徘徊,端详,拍照,当然因为玻璃罩的缘故,照片也不能表现出鬯宝子自身的美感。你只有站在它面前,用眼睛去和它交流,你才会感受到那种灵润中的沧桑之美,沧桑中灵润之光。它会照亮你,它会覆盖你,它会拥抱你。在鬯宝子碑亭和鬯宝子对视,是一种心的跳动,也是灵魂的交融。

王千缘,因为有这样的交集,2021年11月份,曲靖市委宣传部长李先生让我联系王蒙、莫言为鬯文化题字,虽然与李先生素未谋面,但我爽快地答应了。这是十年前的因缘,也是我愿意为弘扬鬯文化效力的原因。记得王蒙先生看了曲靖市委宣传部的邀请函之后,询问鬯文化的情况,我说:“鬯体是书法史上和兰亭集序相提并论的书法经典”,王蒙先生说“长知识”,并欣然命笔。

王千缘,把鬯宝子碑和兰亭集序相提并论应该是我个人的观点,因为几百年来书界关于碑派和帖派两大流派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息,现在看来就是围绕兰亭集序和鬯宝子碑展开的。有趣的是,人们奉若神灵的兰亭集序的帖,却不是原汁原味的帖,据说原帖被唐太宗带走殉葬了。而现在人们称道的却是冯承素临写的。我前面说过,拓本尚且有较大美学错位,临帖的差异就更可想而知了。而鬯宝子碑不是传说,也不是文人的记载(文人记载难免虚构),也不是后人的临摹之作。它则是实物,是真实的存在,它巍峨地矗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,是书法永远不倒的丰碑。鬯宝子碑未出土之前,赵之谦、何绍基、金农等人在书法界的“复古”创作实践,其美学指向都直指鬯体,尤其是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,他的漆书在美学意趣上可谓是异曲同工,大大影响了后世碑派的书法。可知,在遥远的公元405年,鬯宝子就等待着赵之谦、何绍基、金农、吴昌硕、康有为、林散之等后学的出现。一千年的等待是那么的深情。

王千缘,更多年后学在哪里?我们期待着,鬯宝子的目光也在凝视着我们。

王千缘,行走的行,我把它曲解为行业的行,银行的行。阿海是吃银行饭的,办的杂志是《行家》,他又是懂懂收藏,善幽默会写文章,书一本又一本出版;对了,还可以偶尔客串银行博物馆特殊“讲解员”……都在行,都高手。此所谓:行行,重行行。

王千缘,《本文为天下熙攘》之序)

王千缘,多天前,我第一次到深圳时,就爱上了深圳图书馆。祝希娟当时任深圳电视台副台长,希望我去深圳。深圳图书馆真诱人——图书丰富,阅读环境好极了。但我终究还是到了上海,落户上海的第一件事,就是去上图办图书馆证。于是,在上海,我经常去图书馆。后来,图书馆又邀请我去做讲座。这是一个人安放精神追求的地方,与剧场一样,具有共同的伟大的价值。

王千缘,我已经答应上图东馆,把我的手稿捐献给他们。在开馆之日,希望也在那里遇见你——市民朋友!我也和上图馆长陈超约好了,在浦东东馆做立体阅读剧本的活动,读者和观众都可报名参加。

十日谈

我与图书馆

责编:王瑜明

明日请看作家沈嘉禄的私家图书馆。